

美丽交通·我见证

山重水复到华安

□许燕妮

在车上烦他。到城里的车每日常有两趟，父亲一般会选早班那趟，带着我早早等在路边。乡村客运的车子每回都像喘着粗气的老马一样“嘎吱”一声停在我们附近，或前或后，几乎没有正好停在跟前的，然后“嘭”的一声突然打开车门，总是要把我吓一跳，来不及拍胸口，赶紧跳上车，生怕再等下去，会忍不住睡着。

车子几乎每次都是挤的。所谓礼多人不怪，到城里除却出差办事的，大多便是走亲访友的，一定会随身带着土特产，用现在的话说便是“伴手礼”。华安物产丰富，溪鱼、鲜果、草药、竹笋……各种河鲜山珍应有尽有，如果是中秋前后，那必得捎上一麻袋坪山柚才算应景，所以车里的行李向来要比人多，且无比占地，进入车厢便像下跳棋一般，左跳一小步，右跨一大步，曲折折好几拐才能得以挪到车尾座。

车行山路，一路颠簸摇晃，摇得人头晕眼花，身体开始产生诸多不适。父亲预先准备的零食小袋便会在此时上场。啃瓜子、剥花生、吃奶糖，舌尖上的满足显然也带来了胃部的欢愉，四五个小时的车程也就不再那么难熬了。但这招却不是对每个人都灵，从上车一直晕晕吐吐到下车的人绝不在少数。

我家阿姨便是其中之一，我亲眼见她坐车前做足三个步骤：吃晕车药、贴姜片外加求神。措施虽然看起来很完善，但也经常失效，下车之后仍然有如生了一场大病，可见华安山路的厉害。

坐火车其实也是华安人出行的“主流”。我们还没搬到县城的时候，坐个火车也不是一件易事，不是摸黑赶早，就是夜半到家，记忆最深刻的是一次冬天凌晨四点坐火车回到华安，却因为时间太早没有公

为是上舞蹈课，所以提前放学了。那个年代连固定电话都还没普及，我借着学校的电话往姨丈的办公室打电话，却无人接听。一个人站在校门口着实有点慌，也不知怎的就想着自己走回去。凭着一腔孤勇，我沿着姨丈带我走过的路，沿途寻找有记忆的建筑、眼熟的店铺，小心翼翼地走着。一路上经过了充满腥臭味的菜市场，还有那一段能“滑滑梯”的沙土路，一辆辆大卡车从身边呼啸而过，吓得我差贴着墙走路了。因为之前下过雨，路上都是积水，十分泥泞，一路走过，真正是泥巴裹满了裤脚。感觉走了很久很久，终于走到了，这时候我才知道，我这一路走了快一个小时，姨丈在学校没接到我都着急坏了，大人们已经在四处找我了。见到了熟悉的长辈们，忍了一路的害怕和委屈就克制不住了，哇哇大哭了一场。

很多年以后，我也不止一次走过记忆里的这一段路。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腥臭的菜市场消失了，“滑滑梯”的沙土路被水泥路取代了，原来七拐八弯的小路变得笔直平坦了。如果小时候的我走在现在的大马路上，那么这段回家的路便只需要走上十几分钟，也不用再担惊受怕了。取而代之的是井然有序的公共交通带来的满满安全感，还有沿途处处皆景带来的好心情。

回家的路

□程静

趁着端午假期，我们一家子又想着去姨丈家蹭饭了。一大早，妈妈和我就匆匆出门采购了，逛完市场就拎着大包小包的食材往姨丈家赶去。看到大汗淋漓的我们，姨丈打趣道：“这又不是从前，你们不至于这么匆匆忙忙的吧。”妈妈说：“是啊，我都忘了现在不比从前啦，连骑自行车都省了，而且都不堵车，一路畅通的。”我努力回想着从前通往姨丈家的路，与从前相比，现在的路更宽了，路面也更平整了，交通秩序也更好了，自然就不再拥堵了。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从前在家门口的那个陡坡，这原本是出门的必经之路。每天上学，我都要背着大书包，骑着自行车，在快到坡的时候就要加速了，爬坡时还得走“之”字，否则这个坡是上不去的，只能下来推着车走。那些年里我无数次地许愿，想请“愚公”来把这座“山”移走，后来就真的实现了。

姨丈开始在厨房忙活，我在旁打下

手，说到看龙舟赛的时候，姨丈说从前住在江边的老房子，出门就能看到划龙舟了。只是当时我还小，已经没什么记忆了。姨丈问我：“你还记不得以前接你放学回来，你都要滑滑梯？”“这个我当然记得。”我想都没想，这是刻在我脑子里，怎么都不会忘。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正好是我幼升小的时候，每天都是姨丈来接我放学的。当时的路坑坑洼洼的，骑着自行车在上面走就会一直起伏起伏，忽上忽下的，就像玩滑滑梯一样。每次我都吵着姨丈要“滑滑梯”，后来自己骑着自行车走过了才知道，那段路走起来有多么费力。

我问姨丈：“老房子的位置现在在哪里？”“大概是在江滨那边，厦门路附近吧。”姨丈说，“那个时候那段路那么不好走，真是想不到你当时是怎么自己走回来的。”我顿时无语，这又是一件小时候做过的傻事。那是我上小学的某一天下午，因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先生扛回来一麻袋新鲜出炉的春茶。“快烧个水试试”。先生活音未落，我已迫不及待地烧上水。这春茶从立春到立夏，盼了整整一季。打开麻袋，一股香气袭来，就这淡淡的香，却十分叫人着迷！

清明刚过，就陆续收到茶友的问候，他们基本不寒暄，都是直奔主题，上来就问今年你家的茶叶准备什么时候开始摘，帮我预留十斤，或直接微信留言——茶叶出来了跟我我说一声。我太了解那群朋友了，此时再顾左右而言他，显得不够真实。因此我也言简意赅，直接回复“收到”。其实，我不是茶商，没有销

芽了！”虽然说得多少夸张了点，但是足以说明要出好茶，细节必须做到位。

今年的春茶还是在谷雨前开采了，赶紧慢赶，这会儿终于见上面了。

找来电子秤，称好8.3克茶叶备用。喝茶多年，一泡茶8.3克是我最喜欢的重量，于我而言，多一分太浓，少一分略淡。近观今年春茶，个头圆润紧实，色泽乌黑亮丽。水开，先烫盖碗和杯子，倒入茶叶，拿起水壶高高地将水冲入盖碗中，看茶叶在盖碗中翻滚，一圈一圈又一圈，奇兰茶特有的兰花香随着水汽缓缓上升，散开。轻轻扣上盖子，静候40

风情万种

一杯春茶

□曾碧荣

售茶叶。由于婆家盛产白芽奇兰，往年春茶上市我都送一些给朋友们品尝。久而久之他们慢慢地也喜欢上这茶。现今我回县城定居，每到春茶季都要叫我寄一些给他们。

但是，春茶具体哪天能“出来”，我自己心里也没个准数。春茶一般谷雨前开采，整个采茶制茶周期大概也就一两周的时间。再迟一些，天气渐渐热起来，想要出好茶是难了。清明过后，老乡们就开始忙碌起来了。茶园的杂草要清除一遍，茶园里头的羊肠小道要修修补补，晾茶用的簸箕拿出来洗洗晒晒，制茶作坊打扫干净，柴火也是要提前准备的……茶叶一旦开采，就真的忙得团团转了，这些压根都顾不上！除此之外，还要备上充足的“粮草”，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春茶一旦开采，白天采茶，晚上制茶，夜以继日连轴转，不填饱肚子是扛不住的。

春茶开采前，用“一日看三回”来形容茶农“探茶”都毫不为过。刚开始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一天到晚要去茶园看几次？早上和晚上会有差别吗？婆婆一语道破：“有时候雨水足，温度适宜，一个晚上新芽就变老

秒，倒出茶汤。第一泡洗茶，茶汤无用，弃之。再来重复一次前面的动作，再候40秒，出汤！端起眼前这杯茶，茶汤金黄透亮，茶汤之上的兰花香韵若隐若现，轻轻抿一口，缓缓咽下，感受茶汤的丝滑。再抿一口，但这次我并不着急将她咽下，而是将她含在口中，让她慢慢游走于口腔的各个角落，从牙齿到牙龈，从舌尖到舌面再到舌根，用这一口饱含春天气息的茶，慢慢唤醒味蕾！

刚刚焙好的春茶，她的美热烈而奔放，喝起来十分带劲。放置一段时间之后，茶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得柔和起来。当喝到只剩下最后一泡茶叶的时候，经过大半年的时光发酵，那茶喝起来温柔得像情人的话。有人喝茶就喜欢刚刚焙好的，觉得她够香，香得热烈奔放；有人喝茶则爱把茶放一阵子，等她退火待她发酵，再细细品她的温柔似水，而我愿意和她一起从热烈奔放到温柔似水。

品完这第一杯春茶，我也该给茶叶们挑件可心的“衣裳”，把她们分装一番，就可以打包寄快递了，对那些茶友我也算是可以交差了。不知道他们是否已望穿秋水？

吾乡吾土

南门头

□严小瑜

小时候，外婆家在“南门头”，南门头是条街吗？不是呀，门牌上明明写的是南市场24号，门口的路灯杆上写的是“博爱道”，可是大人们说起外婆家就是“南门头”，所以“南门头”就是我的外婆家。

南市场24号，这是印在我脑海中的门牌。出门是一条不太长的街，两边是红砖的闽南骑楼，略有参差的两层楼高，一楼沿街可做店面，街道中段有两棵凤凰树，一到夏天就像两把撑开的大红伞。最早时街道的中间是不通车的，盖着巨大的顶棚，下面分隔成一格格的摊位，卖菜的、卖鱼的、卖肉的、卖生面糕粿的，还有摆满各种不知名野草的青草摊，“老传统”的漳州人，有个头疼脑热的，一般不是着急找医生，而是到菜市场的青草摊买把对症的草药，拿回家熬一锅青草水喝。每天凌晨三四点，南门头就从寂静中悄悄醒来，先是零星出摊的摊主上货摆摊的声音，渐渐地加入一些买菜人的讨价还价声，后来人越来越多，吆喝声、叫卖声，还有肉丸摊上摊主挥舞着两根大木棒打“贡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热火朝天的氛围在早晨七八点钟到达一天中的顶峰，无比嘈杂却透着一股生机勃勃的热气劲儿，这股人间烟火一直笼罩在南门头上空，延续到午后才渐渐平息。

然后就可以睡个午觉了，大家心照不宣地降低嗓音，摊主们或在摊位上打个盹儿，或两三人围着低声拉拉家常，直到傍晚南门头才又逐渐热闹起来，这时出摊的多是品种丰富的酱瓜摊，有绵软爽口的“番仔豆”，有包得四四方方的红腐乳块，有生腌泥螺，还有漳州独一份儿的“咸牛奶”，夹一个埋在热气腾腾的稀饭里，奶香浓郁、Q弹咸香。

到了晚上，南门头依然热闹。当所有的摊位都收拾好以后，便变成了街坊四邻孩子们的乐园。晚饭后，大人们在屋里收拾碗筷，孩子们陆陆续续地出来了，不需要相约，只要有两三人玩起来，队伍就会越来越庞大，最多时有十几个不同年龄的孩子玩在一起，我们玩一种叫“救国”（闽南语，类似捉迷藏）的游戏，那一格格分隔的摊位变成天然的大迷宫，是最好的藏身之所，时而躲得安安静静，时而又像

一群野马呼啸而过。有时，“救国”玩腻了，年龄较大的孩子头会建议玩“探险”游戏，就是一起去龙眼营、香港路、万道边钻那些四通八达又昏暗的小巷子，越黑的巷子越往里钻，每每钻到没路灯的窄巷时，胆小的表弟就要说：“我好听见我妈叫我了，我们赶紧回去吧。”……30年过去了，这个梗依然会被我用来自调侃。

从我记事起，外婆就在南市场24号一楼的店面开张卖油条，那时候外婆已经有六十几岁了，可是依然行动矫健，骑着28吋的横杠大自行车，做事风风火火，笑声爽朗。做油条是件辛苦的面，凌晨三四点钟就要开门营业，一直做到上午九点半左右卖完收摊打打。舅舅们和妈妈都劝外婆别做了，好好安享晚年，可她却说总说自己闲不住。小时候一到暑假妈妈就送我到外婆家住，每天早晨一根冒着油光和热气的脆油条配上豆浆和鸡蛋就是我的早餐……自从外婆不做油条后，我再也没吃过比她做得更好的油条了。

我离开南门头已经快30年了，虽然那日已经变成高耸的江景房和美丽的江滨公园，可每当我想起，那日时的模样依然清晰。

馨香一瓣

康美古村探奇 (外三首)

□余元钱

康美古风情，迥殊而别具。三山翠绿环，四面河渠布。燕尾脊仪型，九宫模法度。闽南第一村，津外无双寓。仙境落人寰，桃源谁篡篡。廉纤雨洗尘，时地两奇遇。

龙海海门岛剪影

九龙江口心，一岛如门卫。上托厦津桥，外联潮洞涧。曾充商贸枢，今复渔家制。文蛤石迷天，鸡冠礁傲世。家随船徙迁，滩植林遮蔽。众道比乡村，桃源岂能替？

漳浦赵家堡探秘

堡何称赵家？溯本源炎宋。奇史亦堪歌，大观洵可颂。椽松茂松惊，栋栋竹芭丛。五里布三城，列宗承一统。棧题固是珍，旋矩尤推重。四百载沧桑，不虚游目纵。

六鳌古城温旧梦

浮如一巨鳌，势固谁堪托？卫以子民安，戍曾倭寇斩。惜今容貌非，哀古威威减！梦待月重盈，圆光随露霏！

廊桥边的白鹭

□杨炳光

初识你，是在廊桥边的蒲苇丛
雨无声无息，落在你轻裹着白云的身上
我站在廊桥上
一动不动
我没有掏手机，怕你化成一道闪电
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也桀骜地抬起头，安静如山脉
良久，只有苇草轻拂
似乎能听到廊桥在呼吸
我突然想
如果是春天，如果有桃花
我会不会在廊桥上
做个梦

再见到你时，霞蔚清晨
你和桥都披着一身金光
在浅水湾觅食
岸边草地上的一对鸽子也在忙碌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相约而来
我坐在湖堤的休闲椅上
怕惊扰你们
后来我看到你沿着湖堤而行
鹭影绰约，渐行渐远
那时我抬头看看天
我想你会不会起飞
向着那一池清荷
夜月下，拥着荷香而眠

你是不是把桥当成你的家
你总在家门口
有时独舞，有时约个伴嬉戏
似乎无视我的存在
或者，你也把我当成朋友
我们之间不需要故事
只是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彼此把时光消磨

再后来，你不来了
我想起我看过的清江和船
你会不会被船夫滋养
而我，也没入红尘的照镜

湖鹭鸣影

张伟忠 摄于漳州碧湖生态园

